

“七十年代以后” 小说选

说 界 文 库 专 题 选 系 列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小说界
文库

小说界文库 / 专题选系列

七十年代以后 小说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魏心宏

封面设计：袁银昌

“七十年代以后”小说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514,000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ISBN 7-5321-1949-1/I·1576 定价：29.00元

内 容 提 要

所谓“七十年代以后”，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现在我国文坛上的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特殊的写作群体。造成这代人热衷于写作的原因不仅仅是他们的年龄，主要的是由于他们相对于前几代人要较早地意识到了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和思考的价值，并大都在自我认同的尺度中找到了文化乃至思想上的知音。虽然，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表达还远未形成系统，手法各异，作品的数量也还不够，但，由他们自己书写的有关这一代人成长和内心的历史已经见诸于文字。事实上，在这个写作群体出现之后的几年当中，由他们形成的写作热潮已经在迅速地蔓延，启发着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透过他们的作品，我们发现，在这一代人的身上所潜伏的写作欲望和才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强许多。这也正是我们需要很好地研究这代人的原因之一。

“小说界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邢庆祥 郑宗培
编 委 孙 颙 江曾培 邢庆祥
郑宗培 左 泥 张 森
魏心宏

出 版 说 明

“小说界文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重点丛书,出版当代作家的小说力作,展示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实绩,凡在我社发表、出版的具有高水平的小説创作均可收入。

“小说界文库”包括以下系列:

长篇小说系列

旅外作家长篇小说系列

中短篇小说集系列

年选系列

专题选系列

微型小说系列

“小说界文库”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年8月

目 录

- 弥 红 3/红闲碧静
- 胡 昉 45/全部的爱
62/珍珠鲨
- 卫 慧 89/纸戒指
119/艾夏
168/黑夜温柔
- 李 凡 249/临时诊断
262/人体标本
282/星光乐园
- 棉 棉 297/一个矫揉造作的晚上
317/啦啦啦
356/九个目标的欲望
- 赵 波 393/情变
434/到上海来看我

- 魏 微 463/一个年龄的性意识
470/乔治和一本书
- 赵 彦 481/风筝误
511/千纸鹤
524/梧桐枝上的雨声
538/牌友
- 陈 卫 559/伤心夏季
- 董懿娜 569/折翼而飞
- 王齐君 611/山村英雄
- 马 力 627/生活在爱琳
- 周洁茹 641/出手
- 金 磊 659/赵小姐
- 朱文颖 673/到上海去
- 姜 宇 693/与一幢大楼为敌
- 陈家桥 701/家变
- 方子玉 723/温和的撤退
- 赵岩艳 733/片刻之恋
744/殇
- 魏心宏 757/发表的意义(代跋)



谢士英
业中书文

孙红

原名金蕾

1971年2月生于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现居上海

红闲碧静

弥 红

红 闲

当红闲从今天的江湾走过时,仍能看见她父亲那未尽的理想隐现于六十年后的街道间。这一当初看来是如此宏伟的计划,已经久不为人所提及了。那些充满民族气息的宫殿式建筑,在今天看来,显得有

些突兀。它们像建成于更久远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我们可以在任何一块土地上筑起我们的宫殿。现在,它却成了民族衰落的标志,被人在不经意中错过。

在物是人非的今天,红闲仍能清晰地看到那绿色琉璃瓦与黄色栋饰,红色柱子与清色花纹所呈现的端庄。在孟冬时节的斜阳中,红闲觉得那是父亲的棺槨,敞露于日月的穿梭间,而被时间的尘埃所掩埋。

红闲驻足于这宫殿式的旧政府大楼前,脑中闪过一些最早的记忆,那时她五岁。

1932年时,红闲五岁。那一年她父亲突然开始信基督教了。在姐妹俩中,父亲总是每星期只带她去附近的一个教堂作礼拜。在礼拜堂中,红闲看到各种穿戴整齐的男女。他们一起唱歌和祈祷,一起听一个穿长大黑衣的人说话。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出无限的热爱和快乐,这是她在家里看不到的。在那里她可以避开永远牙疼的母亲。

在教堂高大的绿色穹顶下,红闲和父亲并排而坐。红闲在五岁时就懂得感受幸福了。在每个星期天早晨的这一刻,父亲只属于她和某个更神圣的东西。当时她不想知道那是什么,因为她看不见。红闲觉得只要没有姐姐碧静在,任何地方都是美好的。红闲只有五岁。

在礼拜结束后,父亲总要在教堂外面大花园的长椅上坐很长时间。他每次都坐在玫瑰花圃边,一棵法国梧桐下面的长椅上。在父亲坐下来几分钟后,总有一位神情庄重的女士走过来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在父亲信仰基督的十多年中,每个星期天早晨都如此度过。

红闲觉得那是一个相貌平常的女人，远没有母亲漂亮。她衣服的颜色也总是那么素淡，仿佛玫瑰上的露珠，毫不起眼。对于玫瑰来说它太渺小和不易察觉了。她总在这一刻出现，成为红闲抢夺父亲的敌手。但红闲觉得她不能去恨她，她是如此的无助和虚弱，她甚至不能站在太阳下面，太阳光会把她杀死的。红闲五岁时就学会同情了。红闲觉得她是一个需要同情的女人，显然父亲也这么认为。

他们长时间的静坐，偶尔地说两句不着边际的话。他们谈起最多的话题是在建设中的大上海中心计划。父亲以一个参与者的无限热情，描述着理想中的画面。他向她长时间地解释辟筑包围租界的环状道路，对我们民族的重要性。他看来是如此激动，以致忘却了在上帝面前应保持的自谦，他的话声使梧桐树的枝杈也颤动了起来。而她则最多只是微笑，和在凝视中享受他的憧憬和喜悦。

父亲时常谈起他的建筑设计所，所有计划中的重要建筑都由他们设计。他描述着后来被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样式”的建筑，这些建筑有着中国式的屋顶，和中国式的古纹样细部装饰。这一切都是为了和租界中的西式建筑相抗衡，体现这一计划的中心意志，即夺回政治与经济的自主权，恢复主权和民族主义。她是那么专注地倾听他的演说，并不时向一位外国神祇祈祷。

在晴朗的日子里，红闲会坐在他们中间，或独自在花园里玩耍。当她蹲在篱笆边时，会透过一长排黄杨观察他们。那是一幅多么安详和宁静的画面，它以后将时常出现在红闲的脑海中，并且那个女人将是红闲。

教堂的尖顶在上午和煦的阳光中显得神圣和亲近。受难

的基督此时在十字架上打盹，他那蹙眉下垂的头颅也显得安逸和舒适。教堂前的花园像天国的伊甸园，玫瑰花在天国中微笑。高低参差的树木掩映着园中的长椅，像圣母的唇覆盖着他们。他们从不互相触碰，像两朵独自燃烧的火花，用各自的余光温暖着对方。

在雨雪的日子里，他们会显得异乎寻常的快乐。花园里没有其他教徒，那就像是他们的领地。此时他们会同用一把雨伞，在雨声中依偎得很近。红闲则躺在父亲的怀里，倾听他的心跳。

那是一个天国的花园。

星期天早晨的天国花园中，父亲的理想对于红闲毫无意义。红闲五岁时就能找到自己的乐趣了，并独自享用它。

用黑漆涂刷的竹篱笆围绕着花园，成列队排列的蚂蚁们按自己的轨迹生活在天国的人间。红闲从那时起，对蚂蚁产生了持久的兴趣。蚂蚁是红闲那个时期唯一可以与之玩耍的除人以外的动物。

但是，红闲对于蚂蚁的游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和充满童真。

她会给蚂蚁们带去食物，一些饼干屑。同时会把它放在一个积水塘里，看着它们游泳，或淹死。她会把六条腿的蚂蚁变成三条腿，然后看着它在泥地里挣扎。

她有时也会生出侠义之心，帮助这些细小的动物吃掉比它们大的昆虫。一群蚂蚁和一只硕大的高龄苍蝇的搏斗在篱笆边进行。两种昆虫间的厮杀不亚于独虎和群狼的搏斗。红闲的介入加快了对苍蝇的分解。苍蝇的垂死挣扎在红闲手持

的树枝下不堪一击,然后红闲将苍蝇放在蚂蚁洞口,看着苍蝇被分尸和拖进蚂蚁洞里。

蚂蚁们并不总是那么幸运,人们最初在它们身上试验他们的残忍。一个夏天的礼拜日,太阳炙烤着一切。红闲在花园里找到一块碗口大的铁片。她将铁片放在玫瑰花圃的水泥围栏上,太阳光使铁片不断升温。红闲在篱笆边捉了几只蚂蚁,将它们放在铁片上。随着一股淡淡的焦味,那些蚂蚁已然成了一个个不辨形状的小点,被微弱的风吹散在花圃中。这是红闲五岁时的游戏。

庄严的教堂没有能够让上帝的孩子产生怜悯的感情,但或许它会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他们以惩罚。不过,这只是红闲在以后的日子里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忏悔词中所提及的内容。

每次从教堂回来,父亲总是显得很高兴。他将红闲举到肩上,在马路上疾步行走,引来许多行人的注目。红闲那条浅蓝色的连衣裙在微风中时时扬起,露出两条纤细的小腿。穿着浅蓝色皮鞋的小脚在父亲的胸前来回摆动。在离家两条马路的一家杂货店里,红闲将得到一袋五颜六色的糖果。虽然这袋糖将在回家后被碧静抢掉一大半,但她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就像她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星期天早晨的事和牙科诊所里的事。

红闲的寡言少语一度使她的父母以为她是个低能儿,直到她在绘画上显示出她的天赋,方使他们松了一口气。她的母亲虽然为牙疼所困,但也不希望自己生出的女儿是个白痴。

红闲喜欢画教堂和树木,她画中的房子永远是尖顶的,她

的这种偏执经常受到碧静的嘲笑。碧静从不去教堂，她没有看到过尖顶的房子，而且也不愿意看见。她就喜欢嘲笑红闲。红闲喜欢将教堂画成紫色的，这一点使父亲也觉得很惊奇，不过父亲很喜欢她画的玫瑰花。一次红闲画了张晨露中的玫瑰作为父亲的生日礼物。画中满纸皆是玫瑰，那种沉郁的红色让人看了心碎。在深玫瑰色的底色下，用黑色线条勾勒的花形异常优雅，在呈透明状的白色点缀下，玫瑰显得瑰丽动人。父亲将这幅画裱在橡木镜框里，挂在书房的墙上。这时他所从事的计划已经永远地搁浅了。

在红闲的记忆里，母亲总是穿着内衣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她丰满的臀部在穿衣镜和化妆台前不停的来回。昨天刚做的卷发覆盖着挺起的胸部，像教堂墙上图画中的圣女。使红闲诧异的是，母亲每次做头发的第二天就要牙疼。

也许因为母亲的牙疼，使她的思维有些紊乱。她不断地穿上和脱下，在她去看牙科前总要将所有的当令旗袍都穿一遍。有时甚至两遍。在她不能作出决定时，好像她的牙就更疼了。但无论如何，决定将在下午一点半前作出，因为她对父亲说，和牙医约定在两点。母亲的这种周期性的牙疼使全家都习以为常，大家都觉得她的牙疼会使她变得比往常更漂亮和温顺。当她为一些小事大发脾气时，似乎家里所有人都希望她牙疼。

当母亲第三次穿上这条深绿色的高衩旗袍后，终于作出了决定。这是一条去年中秋节时做的绿色丝绒旗袍，母亲颀长匀称的身材在它的包裹下显得神秘和雅致，竖立的领子将她白皙的脸衬托得妩媚动人。

红闲在旁观了母亲一个多小时的焦躁不安后终于可以出门了。父亲和母亲都喜欢带红闲出门,红闲想这也是碧静忌恨她的原因。红闲很少说话,并且很小。

三轮车停在一条狭窄的马路边。一位妇人牵着一只白色短毛狗从她们身边经过。从她满身赘肉的缝隙间传出的气味,让人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下午。

母亲的牙医是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他那永远笑容可掬的脸,在红闲看来是不真实的。那副圆形镜片后面的一双小眼睛,像牵狗妇人的赘肉间的缝隙。她们每次来这里,诊所里总是空荡荡的,护士小姐恰好会在这一天休息。在这种费用昂贵的私人诊所里,不会有人贸然闯入,所有的病人都得预约。

舒适的候诊室里有沙发和各种杂志,那些黑白的封面美人向牙病患者搔首弄姿。诊疗室并不宽敞,诊疗椅周围摆放着各种奇形怪状闪闪发光的器械。墙边的玻璃橱中排列着几副带标签的假牙,它们像博物馆里的化石。诊疗室的旁边有一个厕所,还有另一个门通向医生休息室。

红闲被安置在一张长沙发上,她得到一个东洋布娃娃和一大堆糖果,诊室里所有的小人书都堆在她面前的茶几上。她必须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享受这些东西。

当红闲第一次从厕所的另一个门,通向医生休息室的门下部损坏的通气口中,看到母亲是如何被治疗牙疼之后,她每次都会在吃了十颗糖后,抱着东洋娃娃去那个厕所。红闲觉得那是一种恐怖的治疗方式,以致于不敢告诉任何人。